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微集卷二十三 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副貢生臣杭光晋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三

宋　張嵲　撰

表

衢州謝到任表

奉祝釐於靖館久愧空餐分支郡之左符謬叨共理方灑濯之云始益周章而自驚已至所臨首宣上德中謝伏念臣奮由孤遠本乏技能逢千載之一時玷侍臣之華選叨逾過分滿溢挺灾賴神聖之優容越死亡而全

度一離擯斥四閱歲華歎自絕於明時分畢生於散地敢期一旦忽拜殊私惟起廢之深恩闕無近比圖仰酬之微効但有捐軀眷此三衢著稱二浙郊畿密邇允謂要藩賓客往來最為孔道在材能懼猶未給於選愞何以責成奉承以還恇營罔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奉無私而勞下不求備以與人謂臣嘗列於從班必能知朝廷之意察臣久居於田里將粗識小人之依使之當官庶無妄作臣謹當夙宵從事寤寐勤民仰體隆寬傍師

甲令欲里閭之無愁嘆務廣主恩思玷缺之復艱難終除愧耻

慰終制表

徹几筵於别殿已畢外除奉神靈於中祧復將易祭凡居率土尚有餘哀伏惟皇帝躬儉承天孝思錫類願寬濡露之感以慰函生之心

慰終制表

服勤致孝已終信黙之期明發不忘益動隙駒之感方

遏音之甫畢鼙有截以摧傷竊以發蓼莪之篇哀痛未息舉内服之祭日月有期既窮天下之至文是謂聖人之達孝伏惟皇帝道同堯禹行法參騫羹墻之思尚深於舜慕慈良之效將佇於商興少寛仁聖之情下慰臣民之望

賀僕射相公表 按表當作啟

伏審誕膺帝制登冠冢司進之位著之隆祚以國名之美恭惟慶慰竊以國家置相孰先道德之師若夫艱故

未夷尤重謀謨之略矧四夷懐匪茹之日而五大垂居位之宜固當措意之所先要在客庸而罔覺安危所繫今古攸同昔漢氏削七國之圖良以急之不漸如吉甫易列藩之任乃能斷而後行夫惟理順而慮周故得事同而功倍計安中夏名動諸戎豈其非常多懼之原成於衆異難同之日元功可賛有識惟均遂躋漢相之尊益重周邦之喜伏惟其官學傳孔孟業茂伊皐仰窺輔治之大方實本誠身之能事民謡吏而載美始知少正

之為非國勢久而自安尚使封倫之及見逮兹一舉尤契羣心甚荷德至深吹生莫踰早逢禍亂之亟思欲為太平編戶之民晚遭擯斥而來恐不在中興名臣之列未决躬耕之計秖憑黄閣之知欣慰之情倍萬倫等

代劉寶學彦修謝安置表

擢髮之愆宜當重辟更生之造尚保微軀祗荷寛恩惟知感涕伏念臣頃由乏使出佐元戎亟以殊私遽登邇列每思報塞不憚死亡昧持重以保身致輕僨而誤國

原其初志謂立事之可幾逮至蹟功悟匪才之難强師徒撓敗壃埸侵陵軫凝旒宵旰之憂詒黎氓肝腦之禍咎由臣執謗欲誰分宜公議之不容况罪尤之多積委之司敗自有常刑豈謂上仁但從輕典投之裔土庸示至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涵容後雷霆之震耀不欲爲人而撓法故令禦魅以代誅臣敢不體骨肉之至恩誓刻肌而悔過炎方萬里與死爲鄰象闕九重叫閽無路顧老親而决去良悲感於路人澤敗枿以回

春獨有祈於君父儻遂生還之日是為報國之秋未敢殺身終期奮節

上書

上皇帝書

九月十三日左承事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兼史館校勘臣張嵲左宣義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臣高閌左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臣施庭臣左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臣朱松左奉議郎秘書省正字

臣李彌正左承事郎秘書省正字臣胡珵等謹齋沐裁
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等嘗聞熙寧中神宗皇
帝面訓蘇軾曰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
失無有所隱臣等不佞待罪館閣平居無事念欲補拾
闕遺以裨時政萬一然恐越職犯分以干邦刑今茲事
有關於宗社大計而切於存亡成敗之機者臣等蓋得
以仰遵神祖遺訓一為陛下言之伏乞少留聖慮比自
淮西軍潰之後議者謂朝廷將益修守備以待不虞示

外以整治内以暇使叛寇莫得以窺吾之隙其畫必出於此今者聞之道路不知信否皆言將徹盱眙戍守之備移屯江南數日以來物情洶洶富人大家則競為約齋之計小弱之民則鬻賣屋廬皆無固志氣象甚可駭也臣等疏遠不知誰實為此謀若出於廟堂可謂失策之甚若出於大將此必過為畏法之言以惑聖聽欲以便其私耳且兩軍相持勝敗潰亡蓋亦常事以國家之大顧豈可以三二萬人去來便為動揺傳曰社稷之主

不可輕輕則失衆此之謂矣昔漢高祖刼五諸侯兵出關及彭城之敗諸侯盡叛歸項氏然而高祖終成帝業侯景舉河南之地歸梁而終亡梁者景也今者潰卒叛君即雖天其或者以此儆懼陛下兢兢以就大業而俾賊豫益盈其貫將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未可知也盍亦鎮之以静務德而安民以察天心之嚮背而乃遽見衰弱以啓戎心一何過也夫淮南朝廷之保障也若淮南守備堅固則江南自安敵人必不敢越大軍而犯

長江之險建康雖無重兵不害也若無淮南則叛寇必長驅於江北建康雖有重兵顧得奠枕耶昔楚子常城郢君子謂子常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畢之不獲能無亡乎今日之事不幸而近似之臣等竊謂古人抗兵相加全藉形勢便利漢高祖守滎陽雖屢敗不肯捐之而西孫權守濡須魏雖數加之兵終不為尺寸退也今國家初無敗衂之事一旦自為衰弱蹙國數百里且淮南之民何罪將舉而棄之此何理哉無亦考觀吳晉

宋齊之君所以保有江左之由其亦鑒於梁陳李氏之季所以失之之故利害甚明不待以口舌定也況淮西軍潰之後廟堂當自區處使其軍移其處用其將守其州以彌其間縫其闕可矣何用召大將而與之議進退哉正坐詔之與謀使得以生姦詐令外則撤守備而為衰弱之形使敵人有馮陵之意内則使帷幄之謀反制於將帥而亂朝廷之紀綱一舉而二病俱甚可痛也臣等竊恐朝廷已命移屯不可中變但乞指揮張俊分留

一二萬人與楊沂中之衆同守淮西使本軍宿衛行在庶幾守備不至寡弱敵人未敢長驅而來焚燒州縣驅擄人民姑存淮南以為大江屏蔽兹實宗廟之福臣民之幸也伏乞斷自宸衷早賜處分布告中外以安衆心臣等以疏遠預知國謀罪當誅戮不敢逃刑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臣某等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奏劄

代參政乞宫觀第一劄

臣以介特之跡荷殊絶之恩曾不十年遂聯二府初無
一人之借助皆由神聖之親除故雖孤立之易危終恃
眷憐而知免然寵祿既過則災所由生尸素已多則釁
乃易會輙傾危懇仰冒威尊伏念臣預聞政機已踰歲
律曾無尺寸仰稱恩私宿夜深惟頭鬚爲白使在平强
之日尚不如人况當衰病之年何能有益伏祈睿照許
上印章方疆場之無虞既不嫌於避事秉疵瑕之未露
庶得遂於乞身若乃持祿無厭妨賢固位不知戒懼更

歴歳時苟人心增惡其滿盈鬼神助興其凶惡一罹咎悔遂至顛隮不徒昧人臣進退之機顧不累聖君始終之遇蓋臣今玆之請去不獨專為謀身伏望聖慈俯鑒懇誠哀憐病悴特賜除臣一在外宫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劄

臣蒙恩優隆初無報塞而遽稱疾匄去圖欲自安迹其事則固合誅矣論其心則不無意焉竊以謂古人有功

庸於國當平定之時猶或逃祿而不敢受避寵而不久居况臣以一介無庸奉令承教於多事之日既才能之素下復疾病之日侵任重丘山效微毫髮髙位重禄豈得久要臣之懇祈以此之故迨上恩之未替庶幾終賜於保全若官謗之已加深恐曲煩於善貸伏望睿慈矜憐悃愊垂末光之照察其肺肝推從欲之仁置之閒散苟餘生之未泯尚圖報之有時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三劄

封章繼上鄙塞未伸三瀆天威懼奸大戾然以匹夫之不奪冀淵聽之必回臣請得以披陳被遇之隆義當圖報而今茲請去蓋有不能自已者庶幾感動天意終賜允俞臣頃由一介獲造闕庭叨塵從班與聞政事超踰過甚覆露洪多顧臣惷愚未知所稱昨因請對便殿親奉玉音謂臣始終擢任皆自聖明初無一人為臣游説闡命感激不覺涕零君施如斯誓將死報而臣早衰多

病食飲寡薄外瘠中乾日就羸𦫿儻獲少加休養庶他
時尚任於使令若乃强其不能則不日遂隮於顛仆雖
草菅之何惜懼職任之或隳一致人言遂孤恩遇是以
陳情瀝懇不避重誅仰匄天心俯從人欲苟危敗之姿
未先於朝露則臨期之際不憚於殺身臣無任祈天俟
命震懼隕越之至

第四劄

臣伏奉詔旨訓諭丁寧仰戴恩私感極流涕雖聖人優

游未賜於矜從而螻蟻賤微有不能但巳竊以臣被遇
之盛寵名之隆與夫所以誓將報國之誠及力不逮心
之狀數陳巳竭至於無辭惟有至誠冀動天聽臣實以
早歲逢疾中年更劇心志憒耗無以賛惟幄之謀氣血
不强無以著股肱之力在平居尚能充位若遇事必至
顛隕恐平生事國之本心十年遭遇之渥澤立朝一敗
埽地無餘仰冀天慈終全去就之槩不使為世觀笑所
以愛惜臣子是為國養恩宣昭德音風動在列知聖主

之哀憐如此使為臣者皆有奮心則臣之就閒未為無
補冒犯嚴威臣無任瞻天俟命屏營彷徨之至

除福建漕上殿劄子

臣代匱冊府踰三年雖竭夙夜之力而才駑不逮訖無
以承厚惠稱明德茲蒙恩將漕閩粵職分有守顧雖不
言而去陛下不以是責臣朋友不以是棄臣然臣伏自
惟念居官既不能以尺寸自効去國又不能一言覬以
裨贊萬分則身雖九死猶有所恨請得為陛下試陳其

愚退伏歐刀都市不悔也臣以謂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於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之利害在於既知之而不以為意昔者秦始皇帝殺假父遷其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㝡後茅焦解衣一說立悟而還其母秦昭王時太后與穰侯華陽涇陽高陵君專威擅國秦國不知有王及范睢進説昭王立奪之權夫昭王所以能成伯功始皇卒滅六國其事雖不足法然要其納諫而果於必從聞善而果於能改可言也至於

衰世之君則不然楚靈王虐子張諫之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漢成帝之季年王氏日以益盛劉向推明梓柱言忠而意切成帝徒歎息其意而不能有為也其後靈王終辱於乾谿漢鼎卒移於新室言之可為於邑故曰患在納諫而不能用知利害而不以為意也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冦内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方今之務顧有甚大且急於此者乎然進言者多矣今皆指是以為陳腐而不道更取

新奇之説以藉口實者多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不恤更為迂闊之事以塞責此近於納諫而不用知利害而不恤也設以為不然胡不試取今日之事以校其十年之初亦有以相越乎殆見不如矣日失一日歲亡一歲長此安窮盡亦及今而為之制乎昔禹惜寸陰今所遭之患有過洪水此正惜分陰之時也今廟堂布政百官承事朝行呼唱而出暮行呼唱而歸抑不知其所治者果何事耶所務者豈盡今日之急乎何其敵日以偪兵

日以驕民日以困無愈於曩時也臣以謂為今之計畫之所行夜之所思非是三者則不務將以用人焉非有當於三者不進也將以興事焉非有當於三者不為也智者用其思勇者竭其力上下大小同心協德無一日之怠皇又且晝而作事夕而計功時考其驗歲課其成力行而不已數年之後庶或有濟若循今之道求濟今之功猶卻行而欲及前人也臣以謂觀時以知務者大臣之事也守職以効功者羣臣之業也循名而責實者

人主之權也賈誼曰聽言之道以事觀之何獨聽言為治之道亦觀其事今有人於此曰人材已用矣則當觀其職業之興廢國論已定矣則當觀其事功之濟否風俗已厚矣則當觀其士節之堅脆如是則不能欺若曰職業已修事功已立士節已堅然則胡為其未治乎此又足以考矣無乃大官大吏徒事文具以苟偷朝夕不知當世之所務乎無乃徒飾虛言以藉口實無益於救敗乎譬猶說食終不可飽古人所謂虛美熏心實禍蔽

塞殆責實之政未行也臣以謂人君如天之道雖有常
然不出其非常者則無以遂威權四時之運天之常也
至於震懼殺戮反風起禾此非常也如張敞漢一大吏
爾猶能越法有所縱捨而況於人君乎且羣下之功罪
多矣忽取一人焉録其功則凡有功者皆奮忽取一人
焉抵其罪則凡負罪者皆恐如此則威權復矣又況進
賢退不肖之柄不可一日委於臣下也何則古人之薦
材也將與之比而事君世之薦材也將與之比而助巳

如趙盾朝登韓厥於朝暮戮其僕而不恨安可謂無人哉蓋亦鮮矣此任人之柄所以不可萃於臣下也萃於臣下則人主之勢孤貴臣之過失將壅於上聞矣臣聞勤儉雖帝王之盛節非有制法焉則德不足以遠施漢文帝身衣皂綈而富人墻屋被文綉倡優僭后飾天下所以能富殖而財不屈者幸耳然後世終有七國之變況於民力國勢萬萬不及於曩時者乎臣願裁抑奢僭自貴臣始罷去無用之官省不急之費苟任事者能以

公議為天下率蹇然以身當其怨而不辭羣臣各以其職分謗則雖戾夫悍卒亦將馴以承命矣孰有不聽者乎臣以謂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與奔競朋黨盛則能至於敗國奔競盛則士節不堅人主無以寄安委之任然是二者皆在上者有以啟之也何則令一宰相用凡名為其與者不擇賢不肖盡用一宰相去凡名為其與者不擇賢不肖盡逐且世固名曰君臣不曰家臣也奈何人材之去取一視宰相哉宜其朋黨之浸成也

假令有人焉官於天子之朝徒知業其官而不事請謁干寄一旦擢而進之則人自趣於退素矣苟所用者率數干權貴之人而無所附麗之士皆棄置而不用則何怪於士之奔競成風哉臣故曰二者皆自上之人啓之也臣竊觀自古開忠於當世之君不避斧質之誅者多在於羇葸疎遠之士而鮮出於貴近之臣豈遠者忠而近者否乎非然也蓋疎遠則顧忌鮮貴近則嫌避重其勢然耳今臣之所陳皆天下之大利病人主之所當急

聞然其言有益於國無益於臣之身然臣所以犯難而必言者臣既無顧忌之心又無嫌避之迹欲以信其犬馬之私以報陛下也惟陛下矜其忠而保全其不肖之軀使世無以言為諱則非獨臣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

臣嘗以為今之為吏者甚難非奉法令察吏奸恤民之疾苦之為難也任士大夫之請寄稱過使客之所欲得

免於毁詆中傷之患之為難也夫吏之能否繫百姓之休戚而毁譽則制於士大夫之口今且有人焉虐百姓益法令此其可誅者也而能回面污行以饜足士大夫之欲則譽隨之有人焉恤百姓奉法令此其可旌者也而不能回面污行以饜足士大夫之欲則毁隨之是吏之毁譽不繫於百姓之休戚而制於士大夫也若上之人因其所毁譽而行賞罰焉吁亦濫矣臣故曰令之為吏甚難也然此特謂州縣之吏耳若夫奉使之吏則毁

譽又有甚於此者何則吏之能否繫百姓之休戚而毀譽則制於士大夫矣而奉使之吏又任朝廷薦賢退不肖之責其賢否則繫乎寒俊之幸不幸而毀譽則制於權要彼百姓方謳吟嗟咨吏治之能否無由上聞而士大夫之毀譽已達於道路矣彼寒俊之士方謳吟咨嗟使者之賢否無由上聞而權要之毀譽則達於朝廷矣故曰今之為吏甚難而奉使為尤難也不寧惟是又事有疑似而可附致以成其罪者多矣夫嚴似苛而非苛

猛似暴而非暴發姦似察行法似刻夫苛暴察刻固不
可為也若乃御下以嚴去惡以猛使姦不得以幸免而
法不至以私廢胡為而不可哉若其所治者幸而在於
寒士則無故矣不幸而在於權要士大夫之親戚黨與
則疑似之謗又將誰明哉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
烹阿大夫蓋知此也臣不佞蒙陛下厚恩付以一路之
寄詛當展四體以率職扶持善良摧抑豪植然臣無左
右之容無游談之助無黨於國無援於朝而欲孤立行

一意於事甚危非獨臣然也凡有志之士皆然也伏望
睿明深察毀譽之來留於齊威王之聽則羣隸臣之幸
也臣顧敢以小己之私利害瀆淵聽哉冒犯天威罪當
萬坐取進止

辭免起居舍人劄子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為郎省闥未能稱職以報恩
載筆螭坳遽蒙越録而驟命非夢寐之敢冀徒周章而
自疑伏念臣發迹諸生本無學業備官歷載何益公家

綿力雖殫微庸莫効平居自勉猶懼不給而煩刑書進擢過優敢辱高位以速官謗顧充庭之俊彥殆不乏人猥加命於孱庸尚何能稱豈不辜位而有貪榮之意實恐空官而詒昧利之譏伏望睿慈追還誤寵以得賢之為右無反汗之是嫌所有恩命臣無任祈天俟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兼實錄院檢討官劄子

竊以於昭先帝丕顯之大猷仰稱上聖遹追之達孝勒

崇先世允賴信書顧惟一時秉筆之儒宜得天下方聞之士必也達孔子婉微之義然後合於大經其亦體周公詠歌之心斯足明乎善繼如其學不足以知前世之載識不足以語比事之宜佔畢雖勤讀書未半於袁豹屬文自業賛辭敢與於春秋忽冐詔恩允爲非據矧其昔嘗懷鉛而從太史之後固已試之無庸今復被命而參汗簡之司敢來功之自詭伏望特於奏陳之際請還謬誤之恩下情無任惶懼屛營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四　　宋　張嵲　撰

奏劄

蠲逋欠劄

其竊謂朝廷有可以大慰民情事理甚明每屈於衆議欲行輙止者如拖欠積欠稅賦干繫官錢是也已出省限而未納稅苗謂之拖欠經及累年謂之積欠正犯人家財不足均攤合干人出備謂之干繫官錢此三者前

兩項在官未嘗有所得後一項所得甚微而破家賣業者相繼皆朝廷所不忍行而行之者奪於衆議所以謂不可者以其數至多一旦蠲之國用遂屈且催刷積欠逋負其名甚正若一旦蠲除却行斂取即傷民或甚此衆議所以必行而朝廷不能奪也某以為此事為州縣監司者皆以知之不敢不行耳且所謂拖欠積欠者何嘗得之皆以當年所入名為催到欠負而已且一年計之當年所入皆已數足於足數外催到米斛謂之負欠

可也豈有當年之數未足卻納欠負之理朝廷試取一州夏秋賬狀計之當年所入幾何催到欠負幾何當年已是有催到之數謂之催到欠負可也當年未足而別出催到欠負一項非以新爲舊而何哉且州縣所以爲此者蓋亦有說不惟欠負未嘗蠲除挂在簿歷正緣當年所入盡合起發催到欠負尚容兑那此所以不得不爲蒙蔽之術也其竊覩江南東西湖北數路以連年盜賊之餘或彌阡亘陌舉爲丘墟而復業之人未敢盡歸

以至江西之田賤價與人人不敢售者以欠負未盡除故也每遇肆赦有除放之文德澤非不加也然於條教稱放者止放三分餘七分尚存也其顧朝廷徑下諸路凡九年以前拖欠積欠並行除免如十年拖欠許令催促如州縣敢以新苗補填舊欠移易簿書委監司覺察民戶越訴如此則南畝之民悉被實惠太平之基豈不益固哉又干繫均備一項尤可矜憫謂如甲顧充衙門借乙田宅抵當又召其人為保及當受重攤欠折為甲

者家業已盡或已身死獄中矣除抵當田産自合出賣均及保人又均及鄉鄰又均及主行文書之吏原其本情未必不相蒙蔽以規在官之利然其心豈謂場務便破壞綱運便失陷也根抵窮治無有已時賣妻鬻子不能充足豈不傷和氣哉其願朝廷徧下諸路如見今欠負除正犯人家業及見抵當財産並行出賣外其餘干繫一切除之其艱前世有因推恩減除租稅者國用若足租稅尚可減免況逋欠乎國家用度方乏其他固不

可行若此三項或有名而無實或害多而利少願朝廷斷而行之

辭免除中書舍人劄子

竊以代言之責不輕勝任於朝廷暇豫之時設或倚馬而須尤難稱職於號令風馳之際如今之選尤在得人上以宣暢於王靈下以感移於民志宜簡洽聞之士用居掌制之官如臣學未足以通方文不能以行遠本無孤獨之援誤蒙神聖之知雖自託於無庸之辭莫酧見

異顧陳力以不能而止未敢有言豈圖尤異之恩忽被凡庸之品既以度羣材而驟用固已難安况復不明試而為真將何以稱雖昔賢之有是非不肖之能任與其沓貪冒昧而自速於責言孰若推避逡巡而祈還於誤獎非敢便文而自愛實虞曠職以累恩儻遂寢於詔除庶卒逃於刑史竊天自列俟命彌兢

論

論敬天

臣疵賤無可算録猥蒙陛下擢於行列之中使得踐複門之地日望清光臣雖九殞無以論報臣夙夜惟念欲竭鼍鼍之思覬以少佐聖慮之萬一竊觀天人相與之際然後知天之啟佑陛下所以扶持而全安之者何其委曲如此其至也雖然不可不戒傳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此謂人臣而言也臣以謂人君之道亦必由之何者車服爵命君之所以寵臣也臣能受寵而知戒則能保其爵位令聞長世啟廸開佑天之所以寵

人君也人君能戒則能統承大業永世無疆此理必然者也臣竊觀往年淮上之軍以數萬潰向使僞齊率我叛賊以來金人以勁騎為之聲援雖未能遽犯長江之險於我固亦殆矣而乃棄置不用猜貳隨生賊謀因是而廢此天之所以啟佑陛下者也屬者遣使往聘彼若驩焉好逆使人詭辭從我之請待其秋高馬肥然後遣使報聘而以大軍繼之出我不意雖未足以為大虞然邊境固以聳矣今乃計不出此側於盛夏入寇師出無

名神怒人怨南北之民莫不憤疾滅亡之兆於此可見此又天所以啟佑陛下者也本原所以致此皆陛下十餘年間卑宮室惡衣食聽言納諫畏天愛人躬服慈儉力行孝悌兢兢不倦之效也陛下既已如是則又將何所戒乎臣愚過計竊觀湯既黜夏其告四方曰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周公作君奭序商之既亡周已受命而曰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於休若

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夫湯之危懼周公所不敢知乃在於罪人黜伏商人既墜之後剏强寇有滅亡之漸方其未伏厥辜之時則其所以朝夕儆戒以俟天命之定者其可不有加於前哉惟能夕惕若厲日修不忘則於奉順天意以禮承其休於是為至於以致誅狂寇譬猶以利劍決腐肉鋒接必無事矣中興之功實在於此伏惟陛下俯留聖慮臣越從孤遠得侍帷幄冒昧輒進瞽言罪合誅殛惟陛下財赦臣無任震越

之至取進止

論和戰守

竊以敵國興師中原失守移蹕江左今已歴年所以持國初無定論大抵今日為國家計者有三說以省事則必主和議以攄憤則必尚戰攻以保境則必須自守是三者皆未為失計然所以為是三者則未見其有成算也今欲和者在我而制和者彼也故雖卑辭厚禮欲以求和而彼將徼我以難從之請是和未可得也以我士

卒校彼强弱則彼彊我弱若遣偏師遠入敵境以爭一日之勝愚智皆知其不可是戰未可議也長江萬里古稱天險然往年敵人渡江而東初無留難是守未有策也臣以為今日之勢當以守為先待彼之至然後據險而與之戰待我戰勝然後和可議也昔孫吳之與東晋據江左而國皆百餘年以曹魏與石勒苻堅之彊終不能濟江而東誠以天險可恃故也況當時自壽陽至琅琊城壁相望敵人可以朝夕相侵非如今日涉淮而北

州縣蕭條賊欲入寇須齎糧而來也然則今日之守固易於昔時矣今若終營上流自荆州武昌江州壽春廣陵以至於建康分遣重兵各據要害水具舟楫陸為堡塢耕田積粟以待賊至以我水陸之便而振擊之當可以取勝既勝之後若彊弱之勢均則當不請而自和若或我之勢強則制和者不在彼矣如我之守備既飭而彼不來則治兵養鋭以覬釁而動此策之上者也

論攻取

臣竊以敵兵去冬深涉吾地其人雖衆皆迫於威強而來各顧其後莫有鬬心王師屢捷一朝宵遯敵之此役固有自敗之道非我以幸勝之也竊覩朝廷士氣稍振於近年今又乘戰勝之後其銳百倍及其鋒而用之固無不可然自解嚴之後兵疲民勞未得息肩兼春夏以來穀糴翔踴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比者朝廷命將遣兵出戍淮上臣竊料之此不過預為秋冬之防耳而議者不知便謂王師之出將先擾其疆埸繼擣其巢穴深

恐兵革一興未輕得息雖道路之言無足取信若待已事而言則為後時矣臣請得以畧厲所聞臣伏見春秋之時吳伐州來楚𤣥越師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楚可敗也既而果敗楚師其後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是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是役也吳滅巢及鍾離而還向者敵之來也頗類乎州來

之師既為我所敗而退矣朝廷令茲之舉萬一有如道路之言無乃與舟師之役相似乎臣竊謂為今之計且當築塢壁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我能常守彼不能亟來藉使之來先挫其鋒於堅壁之下然後整舟楫以待之彼進則懼吾舟師之在其前退則慮吾塢堡之絕其餉不過數年敵必自病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自古敵之侵軼多出此塗强敵詭計不測他時或更入寇

彼若見兵於淮汭而潛出於荆湘是攻我不意也臣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益市耕牛運糧種以資業其餘民依倣魏晉之法與民分種官收其二而民衣食其八不過一再熟之後士氣益振然後觀釁而動一軍向陳許而擣梁宋一軍出武關而入函谷則天下不足平也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論御將

臣嘗觀晉悼公之命百官也有使訓諸御知義者有使

訓勇力之士時使訓卒秉親以聽命者有使訓羣騶知
禮者故能終至於師不陵正旅不偪師以成復霸之功
蓋司武之士所尚者勇非知有禮義之習揖遜之事也
賞或不足以勸賞至而益驕恩或不足以懷恩極而益
戾何者素無以柔服其心故也然則先導之以禮義然
後申之以賞罰此固御將之至術也若或既不導之以
禮義又不申之以刑威徒恃誘之以賞則賞亦有時而盡
徒恃懷之以恩則恩有時而竭恩賞已盡而谿壑未盈

適足以為啟寵納侮之道而已是又不可恃之尤者也是故必先訓之以禮義次懷之以恩賞終肅之以威罰然後為得也禮義既有以滲漉其心而威罰又有以聳動其意如此則襦袴之賞顧盼之恩皆足以使之德上之賜矣臣竊觀朝廷之御將帥未有摽末之功而賞已重於邱山未有橫草之勞而恩已竭於府庫非徒賞已僭而恩已黷也又且有賞而無罰有恩而無威譬之天地有陽而無陰能生殖而不能肅殺其弊可勝道哉且

自用師以來涉淮北未有寸尺之地復歸於版籍者也而將帥之賞既已如此今又重之以不戴天之讎踰時而未報此外而將帥不任其責而誰實任其責哉使其禮義素有以周訓之則必知所愧耻將有納官以自效者矣使其威罰素有以震懾之則必跼蹐無厝將有席藁以請罪者矣而乃或自營而去位或效尤而接踵彼胡情而敢然哉然尚有可諉者曰禮義不素導之於前威罰不申警之於後耳自今以往盍亦訓之以威棄前

尤而責後效乎昔賈生之論有曰主上之遇人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今且以禮義遇之而不以禮義自處者豈人也哉禮義一入其心彼將知恩賞之不足恃威罰之不可忽也念恩賞之已過則自愧功之未稱慮威罰之將來則自懼責之未塞如此則國勢日尊臣節日嚴古之所以乂安國家保全臣子者用此道也若或因仍不革則陛廉將有陵替之漸將帥將有跋扈之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

之道也捨此之不圖顧彼之久行臣竊以為過矣臣願
陛下深詔辭臣多為訓辭務極深切且擇忠信慈祥而
宣惠於教者往來訓廸使禮義之言日聞於將帥之耳
然後申嚴憲法以懾威之使知恩寵之不可怙而刑威
之將必行也庶幾有以消未然之變而盡全安之道矣
昔諸葛孔明與法正論治道其畧以謂威刑不肅君臣
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威之以法法行則
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

之要也此正可以救今日之弊矣伏惟陛下遠賢晉悼公之事先導之教訓次察孔明之言不全務於姑息行之期年俗必大變而後大功可成矣狂瞽之言不達時變惟陛下赦其進越萬死之罪曲賜采擇冐犯天威無任震越之至

論遵守舊法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先王方未制法之時愛利未盡及於民也雖及民未被於天

下來世也於是制法焉既足以垂當年而被來世矣後之人循而行之則天下之被其愛利猶先王時也若棄置不用則政日已隳人日已亂此必至之理也然小夫陋人不察其本反肆言以為法久而弊可以行古不可以行今於是始有變亂舊章而附益以新意者是以法比日衆滋彰之患至於不可遏而不知遵先世已行之法足以致治甚可歎也臣嘗觀之古有取前世之法而用之者如周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有遵祖宗之

法而行之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蓋法非甚弊而不便於民先王未嘗輕變但舉而行之而已非特三代為然也三代而下亦如之如漢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而魏相奏故事詔書二十三事是也非特治天下者為然也有一國者亦知之如仲尼責趙鞅以為當守唐叔之所受法度謂冉有子路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此其明驗也然自三代以來人與法兼用而祖宗之制則專於用法何者前代之法猶有未備至於

本朝而後法令備具無以復加祖宗之意若曰與其用
人而或有賢否不若一切以法從事顧中人猶足以舉
吾法而導愛利於吾民也豈意兵亂以來雖法令具在
而吏莫之循徒以是爲虛文而已今試舉其一二言之
事之大者莫過於兵刑錢穀而法之容者亦不過是也
祖宗之兵有成法比年以來棄法不用於是紀律不嚴
等級凌犯詭名逃竄驕墮橫恣之弊始不可勝原矣祖
宗之刑有成法比年以來棄法不用於是决讞不當輕

重失平行賂巧法解脱文致之弊始不可勝原矣若乃賦入之數經常之費科名户分出入相稱内外之積按籍可知而比年以來賦入陷沒漫欺計文財用放散不可稽考須求無度半入污吏之家此皆章章在人耳目者皆廢法不用之所致也其他庶務類莫不然上下玩習不以為怪若不齊之以督責厲之以刑罰懼將盡委地耳臣愚伏望睿斷明詔中外有司大小之吏使各具每司見行要切之法若干事其事見遵舊法其事今與

舊違戾其事今已廢不行然後下之執政使之共議其舊法之見行者整治之續降法比之違戾於往者刪去之廢格不行者振舉之其在中都官則御史諫官主其在外郡則監司主在縣邑者郡守主若其違法與不同法者皆得按劾必罰無赦知而故縱與同罪假以歲月可致漸治不然玩弛日甚數年之後益難振起使祖宗剏業垂統之具卒壞於偷墮之吏臣竊痛之惟陛下俯留聖慮

論和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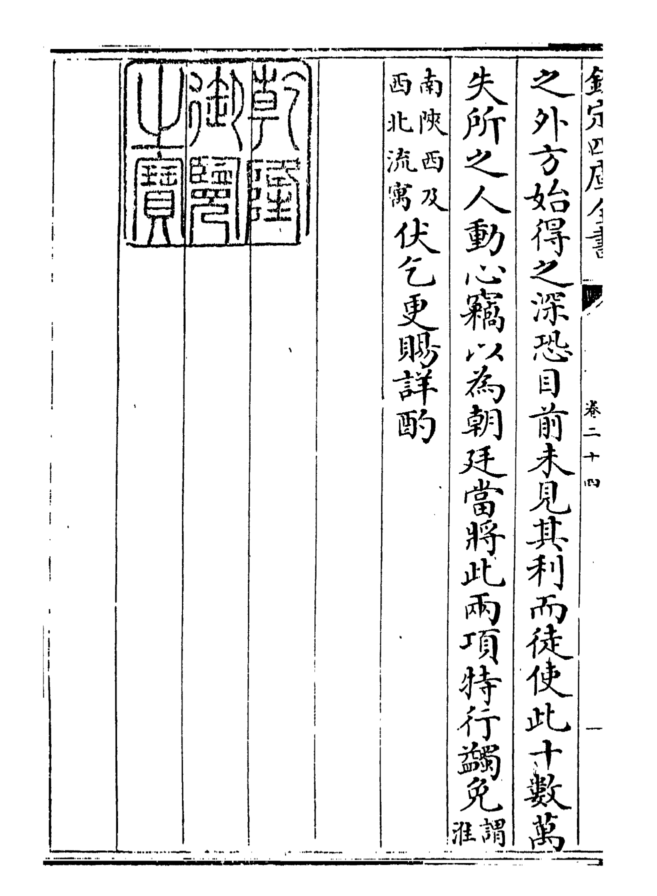
伏見今年六月三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劄子勘會荆襄屯駐大兵歲用糧食浩瀚雖逺年撥發江浙米斛應副緣係泝流常患津運不繼今歲湖南雨暘應時秋成有望兼相去屯兵去處不逺若行就便措置糴買誠為順便户部供到狀令契勘湖南糴米一十萬碩依江西例每石作四貫四百文支降糴米四十四萬貫窠名下項金銀五萬二千五百貫見錢交子一十五萬

貫總制錢經制無額錢五萬貫移用錢五萬貫度牒三萬五千貫紫衣一萬三千五百貫師號一萬貫助教勅三萬二千貫廸功郎告四萬八千貫竊以湖南去年旱荒餓殍滿野死亡十有六七今年田疇往往荒頓無人耕種緣今年軍興之際朝廷縱未能復除稅役其於常賦之外不應別有科須假使屯軍上流勢須仰給則當明言其不得已之意以示惻怛今所備坐劄子乃云湖南今年雨暘應時秋成有望以此和糴竊恐遠方之民

見此指揮將謂朝廷全不知其疾苦深非所以慰安民心之意況即今湖南之米每升一百餘錢今所定和糴價既低小又非一色見錢處恐饑饉之餘不堪如此今上流屯軍全仰餉軍既不可盡蠲為宜小減萬數又别增糴價仍於窠名内除減官告度牒數目那融見錢以充糴本庶幾少蘇凋瘵仍乞將今來所作劄子内今歲湖南雨暘應時秋成有望十字除去伏乞詳酌

第二劄

竊見近降給換度牒指揮律院貼納錢十貫或十五貫限半年内陜西淮南係殘破路分限三年禪院一等貼納錢五貫限本年内陜西淮南限三年其西北流寓僧道尼女冠一等貼納錢三貫限一年除女冠外處州縣稀少外大約諸路僧尼道共有四五十萬又以十分之二為率其殘破去處與西北流寓不過有十餘萬人截長補短且約得貼納錢五十萬貫并紫衣師號在内今五十萬貫緡錢不足以充贍軍十日之費况又在三年



之外方始得之深恐目前未見其利而徒使此十數萬失所之人動心竊以為朝廷當將此兩項特行蠲免謂淮南陝西及西北流寓伏乞更賜詳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微集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副貢生臣杭光晉

謄録監生臣伍　孝

紫微集卷二十五

宋　張嵲　撰

論

論士風

臣嘗謂人主之尊賴公卿大夫為之廉陛而公卿大夫之行常為衆庶之所式瞻者其徳義之可尊則朝廷成安榮之勢如或不然則陛級有陵遲之漸此必然之理也然則公卿大夫者固上為人主之所倚賴而下為衆

庶之表儀可不重哉夫天下之所以相維者不過於分而已一違乎分則法隨之艱難以來亂臣賊子安於為僭逆而不知有君父姦宄亂常之民公然為盜賊而不知有國家高任將帥優養軍帥將以治此二者而比年以來慢法犯禁或亦有之使元元之民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類如此日引月長恬不知恠則天下之勢幾何其不至於陵遲耶夫萌漸發於細微而風俗寖以瀰漫固非徒法之所能禁也治之如何在於公卿大夫躬德

義以率之耳必我之廉也然後可以責彼之貪必我之恭也然後可以責彼之慢必我之守節仗義也然後可以責彼之苟偷畏懦凡以我之所不爲而責彼也若身爲公卿大夫而行爲衆庶是亦衆庶而已何以率人哉臣願陛下明詔在位以及將帥之臣使各知重自砥礪廉隅有所不爲以爲衆庶表儀如是則朝廷之勢自尊朝廷之勢既尊則爲叛逆者將革心而效順爲盜賊者將悔過而自新齊民有所視效而風俗日益淳厚致治

之要宜莫急於此惟陛下寬臣進越之罪特賜裁察取
進止

進故事

前漢書楊僕傳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
敕責之臣以為漢武帝罷敝中國外事四夷上之無以
法先王下之無以訓後世其事固不足稱說至其御將
之方凜然有高祖風烈楊僕雖不遜然已破一國封侯
功亦盛矣及再用師東粵下詔敕責威震怒赫不少假

借既破東粵封爵無所增加其後與荀彘伐朝鮮卒為郡縣坐爭功相妒彘棄市僕亦贖為庶人漢之用人有功者猶以辜罪不賞況無功而可以覬恩幸哉迹其偏師絕漠則河南為空抗旗西指則宛馬隨至觀其用將帥如敺羊威夷狄如靡草師行數十年所向無不如志有以也夫故賈誼論國勢欲如臂指之相使而左氏之論亦貴於能左右之皆欲其有律以如已也若夫偏師佐濟有違律如先縠馬首欲東不遜如欒黶藉使其有克

敵致果之烈斬將刈旗之功若以法繩之亦將復奸命之誅矣如武帝之厲楊僕臣竊有取焉

後漢書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駮議臣按呂刑稱臯陶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蓋刑以當罪得中為尚傳言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蓋中者刑之常也刑失於中過與不及均謂之不幸

與其不幸而縱有罪特愈於不幸而殺不辜耳然孰若得其中之為懿也奈何後之人棄其用刑之中而專取其縱有罪者循之以為常哉此不思之甚也臣竊見近世俗吏不知聖人制刑之意凡殺人而謂之情理可憫而讞有司者率以其被殺之人或嘗詈毆或詈毆其親及嘗有所侵欺從而不忍或以他物拳手殺之即死者皆以為情理可憫讞既上則無不釋死者此風相習既久凡殺人者莫不能附會其情以求免自數十年來殺

人者類不死而近日為甚也夫毆詈侵欺輕坐也死重辟也令小人無知鮮不以毆詈侵欺為常從而殺之者其罪得釋臣以為輕重不等矣又小人之鬬未有不緣先有爭競不平之事然後至於鬬者及鬬而至於死則曰彼嘗先犯我我用是殺之為之吏者因而恕之則凡天下殺人者皆可無死也是有司設情理可憫之議而開天下相殺之路也若能止殺猶懼不可以訓殺者滋衆而法不為變此臣之大惑也刑失久矣然莫有為言

者何哉避其名為刻薄耳嗚呼以刑當罪為刻薄以縱有罪為寛厚不特刑失也名實又失矣人徒知生殺人者以為恩而不知被殺者抱侵寃之恨無窮也張敏之議殆亦為是而發耳臣願明詔天下司獄之吏凡奏讞者必情理實可憫然後為讞凡當讞者専令本州長貳審定方許奏上庶使天下無敢輕殺人者此先王制刑之意也

唐書李回傳會昌伐劉稹武帝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

撓兵事云云至末及期二日賊平臣竊觀唐自安史之亂握兵據土者浸以難制至德宗始務裁抑其後惟以姑息為事至憲宗威令稍振而不克終瀰漫及於武宗强藩巨鎮根蟠節錯蓋甚於曩時矣然得一李德裕為相指揮號令一時盭夫悍將俛首聽命故回一使而洪欽元逵奪氣於輔車之詔卒取三州以自效而王宰石雄櫜鞬道左震恐而授破賊之牒未幾劉稹授首澤潞遂平矣世之人徒多德裕之能任職而以回有將命

之材而不知所以能成其功者有以也伐稹之役議者初固不以為然稹未下而太原又逐其主帥李石奉禪將楊弁主留事朝廷頗以為憂議者益言兵可罷向非武宗不奪於浮議雖有德裕數十輩何益而況於回乎韓愈謂憲宗伐蔡之功惟斷乃成臣於澤潞亦云豈獨二宗為然哉循其理而觀之雖百世可知也

上疏論地震

臣伏見此月十一日夜地震有聲從西北來如雷臣學

術淺陋不足以測知災變竊考之書傳地者陰也當静而反動凡隂之類必有不安其所者夫臣民者君之陰也女者男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是故自古以來或夷狄强盛或女謁公行或大臣專權或民人勞苦皆致地震之變臣竊推之今日强敵病中國者十年於兹不應其變方效陛下裁抑後宫駕馭臣下内則無女謁之害政外則無大臣之專威惟是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徵求百出流移者擠於溝壑土著失其常業地震之異

殆或爲此又既震之後積雨未解暖氣不効欲害秋成若或不登所繫甚大伏願陛下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明降德音責躬引咎下慰民心仍詔中外各揚厥職以塞天譴臣狂瞽冒犯天威不勝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奏狀

爲王之道降官命詞繳奏狀

臣竊見近有王之道者妄有薦引乞除元帥奉聖旨特

降一官依衝替人例臣初不詳知本末既已書牘行下而閩之士大夫之論言之道恣睢妄行全無忌憚既輙薦舉大臣復擬制詞併上小人狂率一至於此不可不論也竊惟朝廷雖招來言者以達下情然不過使之論時政之得失與民之病利至於進賢退不肖之任此人主之權也小臣乃敢知之若不痛加懲艾深恐傷損威重啓納侮之路他時有甚於此者臣伏見漢元帝時華陰守丞嘉請以朱雲為御史大夫元帝下其議匡衡以

為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揺動而民不静矣
卒抵嘉罪今之道所薦臣雖不知其何人恐未必及雲
而之道之嫚肆則有甚於嘉乃徒當以貶降之科臣恐
無以塞小人之姦也伏望特賜睿斷將王之道別賜行
遣藉使未欲付之司獄使伏罪辜伏乞盡奪見所有官
編置遠方以懲不恪所有録黄臣未敢讀行下繳連在
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為趙巖夫充殿前司軍效用事繳奏狀

臣竊謂小人犯法而入於刑雖可罪也而未必可嫉至於抵罪而規欲逃刑此為可深惡者也今巖夫先為秀州華亭縣監酒盜用官錢計贓一萬八百八十餘貫足內入己贓三百六十貫足法寺當巖夫以繳刑合決重杖處死准例合追毀出身以來告勅文字除名勒停情重奏裁奉聖旨特貸命永不收叙送太宗正司拘管巖夫抵罪在今年六月曾未踰時而敢肆其狡詐掇罔上下至有今降指揮若緘而不言則自今凡有罪坐之人

皆將竄名軍中以求苟免矣嚴夫本不足言但此風寖
不可長臣有不得而已者伏望特降睿旨將趙嚴夫劾
用指揮寢罷外更賜展年拘管以為來者之戒所有録
黄臣未敢書牘行下繳連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為張俊乞賞繳奏狀

臣聞無功而賞之謂濫濫則賞不足以有勸若夫當罰
而賞則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竊見今年夏敵人
攻順昌之時陛下屢降宸翰使俊援劉錡俊但奏起發

初無引道之意朝廷於是遣雷仲王德援順昌俊苛留
不遣逮敵人既退然後徐徐渡江全軍而出僅能取已
降之宿亳又不能經理復不俟命而擅退師使岳飛軍
孤敵人復振此俊之罪也國人莫不深咎俊以為在所
必罰陛下寛假一切不問於俊甚厚在俊當皇恐以圖
後效上報國恩下塞人言今乃敢公肆欺謾上功求賞
何其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如此也按俊所申功狀言臣
領兵照應劉錡敵人聞臣兵渡江即便引去其誕謾之

迹固又不攻自破然後既言敵人引去矣而不知今所

與戰者果何人耶臣竊聞向者敵人之來分為數部如

烏珠韓將軍龍虎大王三路都統此敵人之大隊也今

所與戰既無主名則是宿亳城中小小頭項耳此何足

言而上功至於四萬餘人何其所用者衆所當者寡也

以衆勝寡尚不足言況未嘗勝以何求賞蓋自古用兵

以來但聞賞功不聞賞戰國家平時養兵遇敵而戰固

其所也戰而有功則當得賞戰而無功何賞之為假使

俊以宿亳藉口為巳功而宿州之降因董秦而亳州之
下也以劉超朝廷既巳行賞矣而俊豈當更復求賞耶
計所得之城與所賞之衆固不足以償費矣況二城又
不旋踵而失之臣未見其可賞也若曰俊雖有罪而士
卒實有功賞不可以不行臣以為士卒亦無功也按俊
所上有功之士踰四萬人向使人人用命兩人殺敵一
級猶足以得二萬級不知俊軍所得幾級耶今若録其
下城之功則既以復失録其獲級之功則初無係獲以

時冒賞臣不識也臣竊覩俊所以為其軍冒賞者盖欲假朝廷之恵以媚於下耳何則初敵人之入也俊軍士卒人有奮心俊一切沮抑之使不得言戰至有感憤自殺者既而他軍皆有功獲賞而俊軍獨無有俊以是慚其下故為之求賞將使士卒知憑已之力雖無功而亦可獲賞也啓徼幸之路解戰士之體無甚於此故臣不得不論其本末以干聰聽伏望睿慈將推賞指揮特賜寢罷仍乞以臣章劄付張俊庶使俊知陛下以恩行賞

羣臣以公議力爭如是則陛下之仁恩曲全有司之職業不廢兩誼俱得惟陛下斷而行之天下幸甚

為崔紡改官繳奏狀

臣觀自漢以來凡遷官者必以功次功者勲伐之謂也次者累日久近之謂也帝王所以馭臣之道不出於此非是則謂之幸進下多幸進則開覬覦之端人始以非所應得之賞而望於上矣此甚不可啓者也臣竊見崔紡始以假版官今年春特命為廸功郎理選限初不聞

以何功而得之是時物議固已洶洶矣今曾未幾乃再有改秩之命考其累日則未閱歲月之久論其功狀則蔑聞橫草之效而遽冒寵秩如此臣恐非所以勸有功也蓋自假版官而理選限自選人而改京秩皆非常之恩也今紡一歲而得非常之恩者再焉其將何以稱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紡改官指揮寢罷如欲償其護送俘獲之微勞則自廸功郎之上資猶有六等若且以循資賞之未為不厚也俟其他日實有勞効然後

命之改秩庶幾有以塞僥幸之端而無濫賞之過所有
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為耿著叙復舊官繳奏狀

臣竊以聖人所甚重者莫大於人命而法之所必誅者
莫先於擅殺謹按耿著向以賊殺不辜幸蒙横恩貸命
溶遇赦令已復武略大夫既已屈法甚矣今若更申恩
於常典之外臣恐議者不以為允也昔漢隆慮公主病
困以金錢為其子昭平君豫贖死罪既而昭平君殺人

有司請論武帝垂涕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可乎因可其奏今著初無肺腑之託而又汗馬之力未効於時顧以何說而數蒙非常之恩哉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詞行下

爲林大受劉嘉成等斷案事繳奏狀

臣竊謂吏之近民者莫過於縣令其或黷貨鬻獄將聽兇人行賂而免罪與夫罷軟不職而縱胥吏得以恣慘毒於平民則是法禁無所忌憚使朝廷之赤子被侵冤

而無告者也向使其罪未暴著則朝廷雖欲治之而不可得若罪狀已白而猶使得以幸免則何以懲貪暴之吏而謝無辜之民哉謹按前興化軍仙遊知縣林大受先勘百姓章揆章邵父子打死堂叔母阿婿公事不覺察縣典陳琮等受章邵弟章義銀錢信憑章邵虚供要得情理輕可又勘林廷翰程婆佇共打死林邦獻公事先不覺察獄子張孝乞覔林廷翰父林濬錢物透漏獄情并廳子李詠受林濬錢銀知情不舉及林大受自受

林濬金銀准錢一千五百五十七貫五百足令縣典廖
達除去獄案内喝令二字廖達為巳録案申提刑司難
為除去林大受指揮廖達等將喝令改作吽令圖得林
廷翰情理稍輕其後林大受恐難免林廷翰重罪方悔
還所受林濬金銀大理寺斷林大受徒一年半追承務
郎一官更罰銅十斤縁情理重取旨裁斷令降指揮但
展三期敘而巳臣竊以林大受身為朝廷命官膺民社
之寄而取受所監臨鬻死刑獄情理實不可恕況既為

士人當責以禮義廉耻安得下比徒隷援悔過還主之律以自免耶假令朝廷難於貴賤異刑如大受者烏可使再為吏哉今展三期叙是三期之後大受復出而為吏也臣恐不足以懲姦贓之吏矣又左承議郎楚州通判劉嘉成先知湖州德清縣日不覺察人吏丁懋等信憑妄通百姓李念七窩藏賊人拷打李念七兩脚斷落身死其劉嘉成法寺併與縣丞陳一鶚權主簿孫士敏各斷笞五十罰銅五斤縁各該恩又該去官勿論係奉

聖旨缺二字衝替取勘取旨裁斷今降指揮止缺三字指

揮衝替係事理稍重臣竊以劉嘉成自為知縣拷掠囚

繫不身自親臨致使獄吏肆酷斷人兩足甚可寃痛殊

不稱陛下哀矜庶獄之意今才當以輕法何以為獄吏

之戒臣恐自今平民死於捶楚之下者不勝數矣臣竊

見近年諸縣佐官多不豫事習以為俗今除陳一鶚孫

士敏乞依斷外伏望特賜廢斷將林大受永不叙用劉

嘉成別賜降黜施行所有逐件録黃臣未敢書牘行下

繳連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為鄭克特衝替繳奏狀

竊以盜賊竊發其罪所加莫先於所部之吏近者盜發婺州東陽縣未聞監司郡守按劾令佐繼以言者朝廷方令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蓋審於行法也今處州去東陽縣賊發處無慮二三百里而倚郭知縣先坐遲留得罪竊恐輕重不倫所有處州劾奏鄭克事欲乞朝廷指揮下本路監司别行體究然後施行所有録黄未敢書

今隨狀繳連在前

為王德田師中除正任承宣使繳奏狀

臣聞爵祿者帝王所以厲世而磨鈍也苟其功應賞則雖加以列地之封執珪之爵不為過若其無功焉則雖一顰笑之遇一襦袴之薄不可以濫予也夫無功而賞猶不可況於應罰而可加賞乎此臣之所以不得而嘿也臣竊聞前者王德從大軍至宿亳之日正岳飛與敵人鏖兵於京西之時也成師以出僅能収復兩郡乃擅

退軍遂使岳飛軍孤敵勢猖獗議者莫不歸咎至今國言未已而乃遽上功狀於朝受賞如此之厚臣所謂應罰而反賞者此也又况其得宿州也本以馬秦舉城自歸朝廷既授秦以遥郡觀察使并賜緡錢第宅矣其得亳州也主將先已推其功於宋超既授超以遥郡防禦使比失亳而復奪之矣焉可更以宿亳藉口用為王德等功耶藉曰取二州德等不為無助今所存又止一州而授正任承宣防禦橫行者九人其他遥郡者又六人

一何功薄而賞厚也如此不惟人得而詆議兼恐使實有功之士懷憤懣不平之歎臣愚伏望睿斷明降詔旨詰王德等以擅退師之罪姑聽以收復宿州之功自除其已降轉官指揮寢罷不行庶幾少合公議所有詞頭臣未敢命詞行下繳連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代劉待制辭免除寶文閣直學士狀

月日准其月日告以去年其月日和尚原之捷除臣寶文閣直學士奉命震越愧懼交懷竊以敵國侵陵士氣

不競屬者天誘其衷遠來送死皆廟算遠馭之威樞臣經武之效將士用命所致臣何力之有焉若以參佐元帥録其微勞如今日一勝之功可賞則前日全陜之敗未嘗受罰逃罰受賞人其謂何況今五路未盡収復叛臣未盡歸附民力方困征求方急皆由臣等贊佐無狀所以致然豈可恬不知耻冒僭非據不獨揣分未安竊恐將速官謗所有告命臣不敢祗受已繳寄興元府軍資庫伏望睿慈察臣悃誠非事矯激追寢成命不勝幸

甚

紫微集卷二十六

宋 張嵲 撰

奏狀

代宰執乞罷免狀

臣等伏以愆陽為灾將害嘉穀走望禱祈不愛牲幣已彌浹旬未獲休應上詒陛下焦勞閔雨之慮下使望歲之民凜凜然有溝壑之憂載循名灾之由皆緣臣等輔相失職無嘉績以厭神心多秕政以産民怨積此罪戾

以奸陰陽之和晝夜深維寔難自恕伏望特降睿旨將臣等速賜罷黜竝置嚴科以彰失職之咎庸以厭塞神人名致和氣庶幾感不踰於旋日應或在於崇朝易荒以稔可救元元垂殆之命取進止

第二狀

臣等比緣旱災已極禱雨未應嘗具劄子乞降睿旨將臣等並賜罷黜置之嚴科仰蒙聖慈未賜放斥而數日以來陽光熾烈雲漢倬然高仰之田已就焦槁農夫洛

怨於野民黎謗讟於道臣等職在燮調而挺灾及此四面之責顧安所逃臣聞古者效官各施其任雖抱關隷圉之臣一日失職刑在司寇有不可辭而況臣等處百僚之右任天下之憂而使陰陽隔并灾沴若此而乃徒恃恩貸不即罪辜將何以表率其官彰德懲過若不早賜罷免昭示憲法則不獨臣等有竊禄固位之罪亦恐仰累陛下皇極正直之德伏乞早垂睿斷檢會前奏速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狀

臣等比以旱暵致災時澤未效兩具劄子乞賜罷黜失職罪大雖已竭于忱誠全度恩深猶未垂於譴責朝夕惴懼若無所容竊嘗深惟陛下所以函容臣等之意不過以罪己責躬為帝王之盛事而水旱免相乃後世之虛文且以天災流行方隅代有豐凶有數不必一切歸咎用事之臣而已臣等竊以為主憂臣辱自古不易之言今陛下以灾沴之故焦勞夙夜降食自損而臣等乃

偃然居位何以自安戮辱之地蓋其職分也臣等又聞
人事無憾而後水旱之變乃可歸於時數方今賦斂煩
重刑政放紛所以動怨讟於民者不可勝原天降災沴
固其所也若不加罪臣等則恐無以上塞天譴下慰人
心伏惟陛下廣愛無偏必不私此二三具臣而忽億兆
嗷嗷之望若臣等譴黜之後時和而歲定則是臣等雖
被罪罰猶為有益於國也伏望睿明于朝夕之間奮發
宸斷速賜放斥庶幾膏澤旋應向枯之苗猶尚可救過

此一二日間臣等雖萬被罪誅無益也再三之瀆辭窮於此懇迫之禱得請是期無任慚惕震懼隕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八月一日視朝轉對奏狀

臣仰惟陛下臨御海寓加惠斯民於刑獄之事每軫聖念固嘗親灑宸翰賜欽恤之詔以訓憲臣近又申勑有司責日月之限以決滯獄好生之德同符唐虞致治之美屢空囹圄此蓋睿心推仁誠意格物之效也然刑猶

未能盡措者由郡縣之間官之見任者苛察以為明賕賂以市獄枝蔓牽連化一為百若其昏懦則又甚焉此其弊一也吏之放停者失志以怨誹伺事以持脅誣其名譔以害良善此其弊二也官之不職固有常罪吏之誣告亦存定法臣猶有言者欲望陛下明勑監司申嚴失按之科徧委州縣籍記放停之吏遏其身與教其他人妄起訟訐者重加之罪此亦清刑之原庶有裨乎

狀

與劉待制狀

契勘某昨日蒙台諭嘗荐某于丞相丞相以某去春獻書富平之役責丞相以不死某聞之震恐氷炭交懷伏念某雖無狀然粗有知識又不病狂易豈不知勝負兵家之常事而乃遽有此請邪獨以往年數得進見丞相蒙不以衆人見遇私心實願知于門下不幸西師小衄遂奮不顧獻言以謂丞相有安社稷之大功其所欲全者名節耳乞丞相上表待罪請朝廷別選大臣以自代

丞相他日還朝更為天子將兵于他方求孟明荀林父之後效以蓋前事庶幾于大臣去就之節使人無可議者萬一先致人言而後有請則為後事矣至于書中引用楚子玉子重事實為太過然主意本不在此但借此以感悟丞相舍此别無他意某以出位而言未信而諫則無所逃罪兼丞相方廣開言路借使某言不當丞相猶當容之若以宰輔而怒匹夫懼者衆矣竊念某衰單羈孤之人始欲以此納忠于丞相而卒以獲罪曉夕惴

懼不知所為伏望台慈鑒其悃愊為丞相委曲一言使鈞意釋然庶幾稍敢仕進求斗升之禄以養老母得不失所于異鄉真骨肉之賜須至陳禀者

某往以狂妄得過丞相自是遂以言為戒昨蒙台造收置幙中飽食無治事且日月寖久恐懼少間無所用心竊好為迂闊之思輙敢私獻于門下某觀桑仲自比年與王金州交兵之後結怨已深桑仲雖數敗于王金州其所殺獲不啻數萬計而金州之所損蓋亦十二三雖

為桑仲之兵者皆從賊之人然究其初亦朝廷之赤子也驅之使前勢不得已其不當前用命則死于殺戮苟當前用命則死于軍陣進退等死也使王金州不勝敵則金州之死亡者固朝廷之民也使其勝桑仲則死亡者亦朝廷之民也蕞爾狂冦與天子之吏爭一日之勝左右殘害吾民若不乘其機會而稍解其紛竊恐兩地之民肝腦塗地日朘月削將至于盡而已也昨桑仲既死而李横繼之比聞偽齊以節度使誘横横不受執其

使而歸之于行朝則其忠義可録矣令宣撫使司若以
其忠義可録而使王金州與之解仇結好則怨讎已深
必不可解若宣使遣人撫定之且喻使今後不復入冦
金房間則又恐小人懐一朝之忿雖令之未必有聽也
為今之計自非有朝廷之命使與王金州相遠則兵連
禍結不知何時而已也某願待制言于相府相府言于
朝廷乗李横不受偽齊之命忠義可録之人特遣使命
以一觀察或承宣使命之其下偏裨各以次受一近上

職名優加奬厲使之提所部兵赴行在俟至中路別降
指揮選一穩便州軍令駐劄如此是不血刃而得荆州
與濵漢諸州也某以謂荆州有三利馬强敵既去之後
可以營田漢濵使殺戮之餘民得以歸業四方之流冗
得以就食其利一也屯兵積穀于中廬南漳山中阻漢
水以遏偽齊侵軼之患其利二也據上游之勢控荆門
虎牙之險扼三峽與山之要使瞿唐而上永有奠枕之
安其利三也某家世漢上漢上之田膏腴衍沃一望千

里某往年嘗以營田説獻丞相頗納用之中遭讒人中傷遂不復施行比年以來諸處穀價翔貴流民無所仰食昨入川見利夔兩路及聞東西二川地狹民貧四方避地之人萃于一處四川殆無以給之頗益痛憤某前説之中寢使公私俱失此大利萬一他時李横去漢上漢上地空某當再具營田法式上獻足食足兵必自此始伏惟台慈寛其狂率之罪少加省察實生靈之幸也

謝除祕書郎狀

某正月中准劄子除祕書郎至二月初三日授誥時以初聞國恤中外摧心坐此不敢即具狀陳謝門下至於感恩荷德之誠刻肌刻骨有不能以言語自達者竊以某門地衰單人品冗末固已不能自振於世又無相知有氣力者以為之援本不自意有寸進之階獨以往年幸得拜史館僕射相公於上庸便蒙不以衆人遇之然非有左右之助標末之勞以自結於門下者也往年相公還朝及上饒有得進拜者乃蒙訪及名姓聞其南來

蓋惻然有閔其漂流之意顧門下之士如林若某者最為踈遠而獨記存之若是則其感幸何如也逮某改服赴召叨恩稠疊雖出於隆天重地之賜推其所自蓋有由然矣某叨居冊府歳餘日負素餐之責及比者史館僕射相公獨當制物之任方將登崇儁傑以風視遠近如某者乃首預進擢之伍中念恩施則厚矣而將何以稱之哉不寧是而已相公知其選懦不武吏事本非素習可以策勵獨惟文辭而又學植鄙薄加流落荒廢之

日久故仍使之優游道山示將終成其不肖之質則又大賜也於某之自為謀無以易此然私竊自惟念以謂方今中原未復國雠圖報之日相公方輔主上以經營大業櫛風沐雨無即安之意智者莫不竭其謀壯者莫不耆其力而某既不堪充戎行揚威武又不能出一議論以輔有為之時獨獲安居無治事徒盡力於鉛槧之間坐耗縣官廪食而終無以佐一日之急以此上負君相下赧友朋無可言者不勝知感知幸惶恐荷戴激切

屏營之至謹具劄子陳謝兼叙始終知遇之恩私心所以銜感者如此伏惟鈞慈俯垂鑒念

叙别狀

某頃因試言禁林蒙置銜石之内自是得預門墻之列每造函丈過蒙訓誨周悉假借聲色區區鄙情仰戢知遇實鏤肌骨茲者門下力請君上暫均勞佚頓逺庇賴邑邑何言本當出城追送少紓攀戀之悰屬以連日腹疾氣力羸薾不任逺出下情嘆恨良不自勝切惟門下

以道德文章領袖士類輿論方屬以預聞政事光賛本朝令茲之行實鬱衆望然以門下德望之感孚於上下意者必不淹久於外非晚定當復還朝右率副僉言某之奉望聲色不為無日慺慺之私輒以陳露叙致不工無以自達伏惟台慈俯賜識察

啟

賀秦太師車駕幸賜第啟

伏覩邸報六月初三日車駕幸太師僕射相公賜第者

里旅勸功帝賚已居於輪奐宅章既定天臨更駐於和
鑾事絶前聞歡騰無外伏惟慶慰慰竊以漢賜令其近我
蓋嘉面雍之功齊第列於康莊實俊致賢之盛然事或
乖於宜稱禮未極於優隆豈若聖時獨超振古非但為
尊儒之懿緊實增汗簡之光伏惟太師僕射相公道冠
伊皐功踰周召澤被兩朝之赤子咸歸奠枕之安德符
上聖之好生宜有廣居之助某夙蒙恩遇久荷帡幪望
丞相之門豈絶掃塵之念彈侯奄之意初無善頌之辭

賀呂相啟

申命天庭位冠羣后正儀上衮禮絶百僚豈特邦家之光實為社稷之福鈞陶所暨懽頌惟均某官心雄萬夫身兼數器在昔唐美元膺望素隆於台宰周尊尚父烈果著於鷹揚慨國步之多艱賛皇圖而再造虞淵取日援五龍夾之以飛傅巖作霖無一夫不被其澤道洽政治謨明弼諧忠可質於鬼神信已行於蠻貊六師勝筭悉資德裕之指蹤萬里開疆咸頼名公之辟國輿言交

頌績用誕昭爰進陟於元台遂獨持於魁柄坐致萬邦之作乂佇覩三聖之重離某智術蔑如性質陋甚將使華之役無補分毫掃相國之門動形夢寐側聞超拜深切懽悰竿牘載馳敢罄小夫之智鏌鋣自厲願歸大冶之鑪

賀路尚書啓

欽奉明綸峻遷常伯縉紳相慶中外聳觀儒林咸以為光華天下想聞其風采竊以夏卿之職兵政攸司周室

敘以官聯實與天地春冬而合治魏世事專臺閣時稱
陳徐盧衛為得人自非間世之賢詎稱不時之拜顧茲
德選爰屬鉅公恭惟某官德履靖深操尚宏遠早魁英
躅旋處要津西掖代言文誥藹掞延之譽東臺論駁清
文恢鎮物之規逮朝廷求出境之才訪侍從得延譽之
美鯨波萬里寧辭舟楫之勞驪國一方獲覩漢儀之盛
信為膚使增重本朝辭受雍容已獲皇華之五善夷猶
輯睦再聆箕子之七條惟使種人皆革其心則知盛德

所服者遠有兹茂績宜荷寵靈方扆綍之下頒恊使言之胥穆况叨庇冐實倍忻愉某猥以妄庸嘗承惠訓似蒙知遇不後衆人自揣賤疏敢謂葭莩之舊譬諸草木特憐臭味之同一去門墻屢更歲籥覩斯顯命獲預光榮夢想龍門有類望雲之鶴猶期左顧少憐失旦之雞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上王侍郎啟

版圖貳職久宣進攝之猷綸綍溫詞就賜為真之命初

傳邸報大慰輿情竊以司徒任重於蒼姫會府委專於炎籙葢民為邦本貴蕃衍以彌增刻財實利權必通融而罔滯惟户口日滋於生齒則征輸歲羡於常租宜歷世之明君嘗計司於賢者况今車書未混職方尚缺於周官貢賦所從任土猶虧於禹貢當白水龍飛之日近長江馬化之蹤將驅鱗介之腥羶必用虎貔之果毅雖一縷一粒之所出皆九貢九賦之自来諒非天雨粟之然宜有地流錢之術當艱難擾攘之日擅開闔斂散之

權必有計臣允膺天職某官柱石大才蓍龜明識濟時
泉湧於謀謨邃古淵深於學術中原經畧豈徒白面之
書生江左風流共託黑頭之宰相早諧公論寖歷華途
懷強兵富國之才無剥下媚上之態自攝貳卿於民部
已周再歲於星杓念錢穀之間雖不至於廟堂然軍旅
之興而自足於用度益見清衷之妙簡爰頒寵命以即
真立名則必也正名乎受任則見於專任矣光武之征
河北功有賴於蕭代宗之運江南才實資於晏管力

贊中興之治翼成北伐之勲運奇術以理財操贏資而
佐國詎有好鬚之對迄無誤獵之羞公言須鬱於具贍
輿望請觀於進陟坐令礦塊咸入鈞鎔某也性苦棗昏
材嗟櫟散銘心有擔蔑首鼠兩端之持束髮讀書無鉛
刀一割之用直道捻過庭之訓壯懷深肯穫之思奈何
中失養於蘭陔空茹悲於風木俛首筮仕承顏孀親三
鍾十束之微幾於無恥百里一同之内庶効微勞豈期
大人先生牙頰頗煩於借譽遂使孤蹤薄宦姓名聊得

於上陳掃門阻望於台階引領久揺於心旆報始聞於除目喜實倍於私悰輙伸燕賀之誠用效鴈傳之禮龍門足慕雖未覩於紫芝之馬勃甚微終冀収於藥籠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秦侍郎啓

伏審欽奉制論典司宗伯以稽古之事而付畀儒林之選於中興之日而修起朝廷之議豈曰材難蓋為時出頌詠之美紳修所同伏惟某官粹美凝資惠和𦂳德人

門第一材氣無雙射策廣庭嘗冠褒然之首擢司芸閣既覩不布之書爰資深博之才用輯昭明之典佇躋禁掖攄逮意之偉文亟踐鈞樞繼傳家之盛業敢圖為伎實衆所儀其久映餘光未窺風則方茲屏處莫厠賀賓恃平昔之遊門輒通書而自達且善不吾與猶懷强附之心况璧匪夜投豈曰無因而至欣幸之切敷叙奚殫

上侍郎啓

大治之金自躍雖號弗祥豐山之鐘忽鳴蓋因有感稔

伏下風之久試聽賤子之陳嘗聞逢蒙善射而奕秋善棋取喻師資之益伯樂多馬而卞和多玉以言識鑒之精故士樂游君子之門而人願受先生之教後覺必求於先覺遠臣宜主於近臣儻能空兾北之羣敢憚獻遼東之豕某也丘樊幽介圭竇寒蹤偶叨黄甲之餘僅免白丁之陋星星垂髮與有親榮衮衮登臺取嗟官冷然而四五十足畏也常恐功名之誤人二三子以為隱乎未免童蒙之求我教而知困患在為師要不從小人之

歸所當就有道而正恭惟直院翊善侍郎文章宗伯士
類表儀和氣襲人如青春之在桃李高標照座若白玉
之倚蒹葭家傳槐鼎之規模國有山河之誓約仲舒明
王道著褎然為首之聲伯夷作秩宗得直哉惟清之美
露門勸講綸掖代言措天下泰山之安為海內蒼生之
福堯典第一而舜典第二自非此道以不陳魯公在後
而周公在前同使端朝之增重多士願摳衣之請一言
期華袞之榮如欲英材而教之庶知吾事之濟矣某所

以望龍門兩仰矚效犬竇以長鳴過不自量罪為干分儻蘋蘩薀藻之菜或可備於薦羞則胷腹脇背之毛庶終成於羽翮誓當淬礪辱在品題

上魯侍郎啓

真祠竊禄寄餘息於江湖漢詔蒙恩冒守臣之符竹懼非宜稱方積周章忽被慰存頓紓哀悰伏惟某官道德鴻博學術粹深兩禁翺翔獨冠從臣之列三朝揚歷浸為壽俊之良暫均清館之休益繫本朝之望某頃由一

見特辱深知豈云言辭足以動人蓋憐臭味有所同氣門闌忽遠雖驟闊於歲時德義是尊終不移於望走玆偶緣於得郡竊復幸於承顏聆惠訓之高深庶灑積年之恨訪在民之休戚少知敷政之宜至於馳問不先緘封遠辱凡諸引咎併俟造門欣愧之私叙陳奚既